

中国佛学院学报
《中国佛学》编委会 编

中國佛學

总第四十期
二〇一七年期



中国佛学院学报

《中国佛学》编委会 编

中國佛學

总第
二〇一七年期
四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佛学. 总第 40 期 /《中国佛学》编委会编. --

北京 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 - 7 - 5201 - 0238 - 4

I . ①中… II . ①中… III . ①佛教 - 宗教文化 - 中国
- 文集 IV . ①B949. 2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21859 号

中国佛学 (总第 40 期)

编 者 /《中国佛学》编委会

出版人 / 谢寿光

项目统筹 / 袁清湘 杜文婕

责任编辑 / 王玉霞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· 史话编辑部(010)59367143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 ssap. com. 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18

印 装 /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.5 字 数: 321 千字

版 次 /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201 - 0238 - 4

定 价 / 6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(010 - 59367028) 联系

▲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· 汉传佛教 ·

(一) 教史研究

山南海北话黄檗

——关于黃檗希运的遗迹、传说及影响	邢东风 / 1
中国佛教经典的解释法	悟 灯 译 / 33
清初黔中高僧赤松法师述论	杨锋兵 / 47
雪菴：金元高僧一代文宗	释耀净 / 57
略论《佛祖统纪诸文本的变迁》	
——兼涉《佛祖统纪校注》	俞信芳 / 76
唐僧皎然研究综述	张国勇 / 84
中国中古文殊信仰研究综述	许 栋 / 93
贊宁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	圣 圆 / 105

(二) 义学研究

憨山《观老庄影响论》浅析	韩焕忠 / 115
中观视角下的语言学转向	程文联 / 127
瑜伽教说的“别时意”与净土教	
——兼论印度大乘佛教的成佛论	存 德 / 142
天台“一念心”的教观分析	郝金广 / 156

五蕴学说初探

——五蕴界说及其三重结构管窥	思和號侗	164
略论吉藏与月称二谛观之异同	印觉	174
论智者大师的感应思想	合儒	185
佛教“理事圆融”与理学“理一分殊”对比研究	黎晓铃	196
六祖惠能的“物”与海德格尔的“物”	刘益	207
《物不迁论》二题	杨祖荣	232

（三）佛教与传统文化

梅枯鹤去人何在，冷彻孤亭月四更

——论彭绍升的诗歌艺术	钱寅	240
-------------	----	-----

· 部派佛教 ·

略述说一切有部的重要论师及三藏典籍	余嘉惠	25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· 藏传佛教 ·

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的组织体系比较研究	何杰峰	27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

Contents

I . Buddhism in Chinese Tradition

History Studies

On the Relic, Legend and Influence of HuangboXiyun	Xing Dongfeng / 1
A Study of the Interpretive Method in Chinese Buddhist Classics	Wudeng / 33
On Eminent Monk-Ven. Chisong of Central Guizhou in Early Qing Dynasty	Yang Fengbing / 47
A Study of Xue'an Puguang, An Eminent Monk and Literary Giantin Yuan Dynasty	Shi Yaojing / 57
An Overview of the Varied Versions of "The General Records of the Founders of Buddhism" and Its Annotations	Yu Xinfang / 76
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Ven. Jiaoran in Tang Dynasty	Zhang Guoyong / 84
An Overview of the Study of Manjushri Belief in the Medieval Period of China	Xu Dong / 93
A Study of Zanning's Biography,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His Time	Shengyuan / 105

Theoretical Studies

An Analysis of Hanshan's "The Discourse on Lao-Zhuang's Influence"	Han Huanzhong / 115
A Study of the Linguistic Tu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dhyamika	Cheng Wenlian / 127

A Study of Kalantarabhiprayaof Yogacara School and the Pure Land School, and the Discourse on Buddhahood in Mahayana Buddhism of India	<i>Cunde</i> / 142
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“One Mindfulness” in TiantaiShcool	<i>HaoJinguang</i> / 156
A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ory of Five Aggregates-Pancavokara and Its Triadic Structure	<i>Sihe and Guo Dong</i> / 164
An Overview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Jizang and Yuecheng’s Outlook of Paramattha-sacca and Sammuti-sacca	<i>Yinjue</i> / 174
On the Interaction Thought of Most Ven. Zhizhe	<i>Heru</i> / 185
A Comparative Study on “Perfection of Principle and Phenomena” in Buddhism and “Varied Universal Principle” in Neo-Confucianism	<i>Li Xiaoling</i> / 196
A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“Object” Advocated by Ven. Huineng of the Sixth Patriarch in Chan School and Heidegger’s Concept of “Object”	<i>Liu Yi</i> / 207
Views about the Treatise of Wubuqian (Non-change of Matter)	<i>Yang Zurong</i> / 232

Buddhism and Traditional Culture

“Where is the hermit when the sea dry up and crane gone? The lonely pavilion is so cold in the fourth watch of the night” – A Study on PengShaosheng’s Art of Poetry	<i>Qian Yin</i> / 240
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II . Sectarian Buddhism

An Overview of ImportantAbhidhamma Masters and Tripitaka Classics of Sarvastivadin	<i>Yu Jiahui</i> / 257
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III . Buddhism in Tibetan Tradition

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of Monastic Education of Buddhism in Tibetan Tradition and Modern School Education	<i>He Jiefeng</i> / 278
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山南海北话黄檗

——关于黄檗希运的遗迹、传说及影响

邢东风

【内容提要】 黄檗希运是唐代禅宗大师，影响遍及海内外。历史上，黄檗道场分布各地，相互之间有奇妙的因缘，有的地方遗迹至今尚存。它们既是当地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，也是后代佛教文化延续和再生的“火种”资源。历史上关于黄檗禅师的传说，以及托名黄檗的作品，有些至今还在流传。它们既是佛教与世俗观念相互影响的结果，同时也是黄檗禅师的影响渗透到世俗文化的表现。凡此种种，跨越时空发生共鸣，构成了一种以“黄檗”为话语中心的文化现象。其中有许多需要检讨的问题，被现有的研究所忽略，致使很多问题未能澄清，误解纷纷，谬种流传。本文将有关黄檗希运的遗迹和传说加以汇总，根据相关资料澄清事实，纠正误解，把存在于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的与黄檗希运相关的历史文化展现出来。

【关键词】 黄檗山 黄檗道场 希运 遗迹 传说

【作 者】 日本爱媛大学教授。

黄檗希运（？～850）是唐代著名高僧，也是禅宗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对象。现有的研究通常以他的禅学或思想为中心，而对于思想学说以外的问题则很少关注。实际上，黄檗希运的影响既不局限于禅学，也不只存在于过去。自古以来，很多地方有和他相关的遗迹，还有一些故事传说，无论其真假虚实，有的至今还被奉为神明，或被人们津津乐道，凡此种种，跨越时空发生共鸣，构成了一种以“黄檗”为话语中心的文化现象。它与佛教有关，但又不限于佛教，因此对世俗的人们也有影

响；它来自过去，但是又不限于历史，因此在今人的生活和话语中还在延续。对于这些事项的考察，也是佛教历史文化研究不应忽略的课题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此类事项很少被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，其中的真假虚实也得不到澄清。本文将涉及黄檗希运的遗迹和传说加以汇总，并结合相关资料加以分析，澄清事实，纠正误解，目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，把存在于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的与黄檗希运相关的历史文化展现出来。

一 黄檗山寺

天下有多少座黄檗山？恐怕谁也说不清。不过，就比较知名的来说，大致可以举出三处：一在江西，二在福建，三在日本。这三座黄檗山都与希运禅师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

大家知道，“黄檗希运”的“黄檗”乃是山名，有时也兼指山寺。希运禅师住过黄檗山，所以被称为“黄檗希运”或“黄檗禅师”，有时也被称为“黄檗山禅师”。此黄檗山，即位于现在江西宜丰的黄檗山，今山还在，名未改。宜丰在唐代属于洪州高安县，所以古人在把希运和他的住地并提时，常称作“洪州黄檗山希运”。实际上，希运住过的黄檗山非此一处，除了宜丰（高安）之外，希运早年在今福建的福清黄檗山，也曾生活过，后来到了江西，便把高安的住地改称为“黄檗山”。因此，“黄檗希运”的黄檗山虽在江西，但是这个山名取自福建，两处黄檗山都和希运有直接的关系，其中江西的黄檗山，由于《传心法要》及禅宗灯录里有明确的记载，所以自古以来名气更大，也更容易让人把它和希运禅师联想到一起。另外，日本也有黄檗山，实际上是指京都的万福寺，由明末清初时期中国僧人隐元隆琦创建。希运生前没到过日本，但是后来他在日本的影响也很大。隐元禅师是希运的第三十二代法孙，也曾长期住在福建福清的黄檗山。他到日本以后，扩大了中国临济宗的影响，同时包括黄檗希运及其住过的福州黄檗山。因此，说到日本的黄檗山，它的山名和法脉渊源都和希运禅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1. 宜丰黄檗山

关于希运禅师曾住宜丰黄檗山的经历，裴休在《传心法要》的序言里说他“住洪州高安县黄檗山鹫峰下”，这是唐代的记载，无可置疑。高安县设于唐武德五年

(622)，隶属靖州，为州治；三年后又将宜丰、望蔡、阳乐、华阳等县并入，隶属洪州。在裴休的时代，黄檗山位于高安境内，故称“高安县黄檗山”，而今属于宜丰的范围。关于宜丰的黄檗山寺，可从当地史料知其大概。据《康熙江西通志》卷七“山川”记载：

黄檗山，在新昌县西，百里山之绝顶也。有寺曰“鹫峰”，唐宣宗微时游方至此，尝与黄檗禅师同观瀑布。师得一联云：“千崖万壑不辞劳，远看方知出处高。”宣宗续之云：“溪涧岂能留得住？终归大海作波涛。”一名鹫峰山。^①

又据《光绪江西通志》卷一二二“寺观”：

黄檗寺，在新昌县三十九都。唐名“灵鹫”，断际禅师希运道场也。有僧自西土来，谓山与彼国鹫岭无异，故名。宋绍兴九年，赐名“报恩光孝禅寺”，奉徽宗香火。明中叶，寺圮。崇祯二年，南昌甘维理、朱以仪捐建。

这里的“新昌县”，是指现在的宜丰，这个县名始于北宋，至1914年废止。黄檗山原来也叫“鹫峰”或“灵鹫山”，山中佛寺也叫“鹫峰”。按照当地的传说，这个山名是由某位西域僧人所起，希运禅师在此建道场，唐宣宗(847~859年在位)登基以前也曾到此地。南宋时称为“报恩光孝禅寺”，以后历代兴废不一。又据网络资料，黄檗寺在清光绪庚子年(1900)毁于火，当时仅存旁殿和观音阁。“文革”期间，殿阁又被拆毁。20世纪80年代，因修路古寺遗构被全部拆除，现在有一块刻有“鹫峰”二字的残砖留存^②。笔者曾于2010年8月到当地调查，当时黄檗禅寺正在重建。遗构仅有一面残壁、虎跑泉、塔林，塔林里最重要的就是希运禅师塔，据说还有五十余座唐至清代时期僧人的舍利塔。

希运塔即“断际运祖塔”，坐落在距黄檗寺旧址约两百米外的山坡，塔后罗围嵌有石碑，上有铭文，中间一行为“开山祖师上希下运谥断际禅师之塔”，右边是“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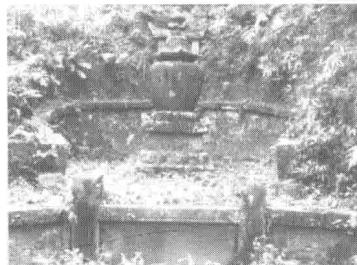
^① 鹫，原文作“鹫”，今校改。

^② 参见《黄檗山》《黄檗山禅林》，百度百科网(<http://baike.baidu.com/>，2016年5月23日)。

熙己酉年住持僧明智、徒实性全捐资重修”，左边是“植下第四十世嗣孙悟玲、悟传敬捐衣钵净资全重修嘉庆十七年桂月日吉旦立”。由此可知，运祖塔在清代康熙八年（1669）和嘉庆十七年（1812）经过重修。至于原塔的建造年代，有人根据其造型与五代宋初时期江浙一带常见的五轮塔比较近似，从而认为可能建于同一时期。^①



宜丰黄檗禅寺



断际运祖塔

2. 福清黄檗山



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^②

福建的黄檗山位于福清县渔溪镇。据说因山上原来盛产黄檗木而得名，唐贞元五年（789），莆田人正干从六祖慧能学法后回闽，路经此地，于是开山结茅，初名“般若堂”，后经扩建，朝廷赐名“建福禅寺”，俗称“黄檗寺”。大中二年（848），希运在此出家，后至江西，将高安鹫峰山改名为“黄檗山”。以后历代兴废不一，明代最为兴盛，万历年间朝廷赐额“万福禅寺”，后来一直沿用。明代晚期，临济宗高僧密云圆悟、费隐通容、隐元隆琦等先后住持，隐元禅师曾维修扩建。清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，隐元东渡日本，而后万福寺依然延续。近代因山洪、火灾而严重受损，

^① 参见《宜丰黄檗山塔群》，360doc个人图书馆（<http://www.360doc.com/>，2016年5月23日）。

^② 本图引自《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》，菩萨在线（<http://www.pusal23.com/>，2016年6月9日）。

“文革”时期被彻底废毁，现在的寺院是1980年代重建。^①

这些说法大多有史料来源，但是史料的记载未必全都可靠，有的甚至明显错误，因此有些史料还需要检讨，不能简单照搬史料的说法。据乾隆《福州府志》卷十六“寺观二”记载：

黃檗寺，在县西南清远里，唐贞元五年建。《三山志》：沙门正干尝从六祖学，既得其旨，乃辞去。抵此，遂创院，名“般若台”，今十二祖师堂其地也。八年，于其东大阁堂宇，德宗改为“建福禅寺”。咸平初，降太宗御书，因阁于法堂西以藏之。《闽都记》：国初重建，嘉靖间倭变，复毁。《县志》：万历间勅赐藏经六百七十八函，崇祯十三年，僧隆琦重建。

这里根据南宋《三山志》和明代《闽都记》以及更早的县志，简要地记述了福清黃檗山寺的历史，其中没有提到希运，而是说黃檗寺由正干创建，当初叫作“般若台”。说到般若台，据同书卷七十三“碑碣”记载：“般若台，大唐大历七年（772）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造、李阳冰书。”不知这个般若台与正干创建的般若台有什么关系，假如两者是一回事，那么般若台或许创建于大历年间。关于正干，康熙《福清县志》卷八“人物”里也有记载：

释正干，莆人，得法于曹溪，后辞归，至福唐黃檗山，乃曰：“吾师受记，遇苦即止，其在是乎？”遂结庵于兹，为黃檗之肇始云。

这里的“莆”即“莆田”或“莆口”的简称，“福唐”是唐代县名，就是后来的福清县。至于“曹溪”，假如不是单指地名，而是指曹溪大师六祖慧能，那就会有疑问，因为贞元五年（789）正干来到黃檗山时，距慧能去世已有七十六年之久，其不可能从慧能本人学法。实际上，类似于“遇某处即止”的传说，在很多地方都曾出现，关于正干从慧能学法的传说，恐怕亦非信史。

另外，通过僧传史料也可以了解福清黃檗山寺的早期历史。据《宋高僧传》卷

^① 参见《万福寺（福建福清寺庙名）》，百度百科网（<http://baike.baidu.com/>，2016年5月28日）。

二十三记载，有位“唐福州黄檗山建福寺鸿休”，是晚唐五代时期僧人，“居闽黄檗山寺”^①。这里的“福州黄檗山”，就是福清的黄檗山，当时黄檗山的寺院也叫“建福寺”。又据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九，有位福州大安禅师（？～883），福州出身，“幼于黄檗山受业听习律乘”，后来到江西，师从百丈怀海，曾“大化闽城二十余载”，最后在黄檗寺去世。^② 此人和希运是同乡加同学，早年和晚年都住在福清黄檗山。根据这些记载，可以肯定福清黄檗山寺在晚唐五代时期已经存在。

关于希运曾住福清黄檗山的经历，见于僧传史料的记载。这个经历涉及希运的生地和出家地点，按照大多数史料的说法，希运出身闽地，所以少年时代就在本地的黄檗山出家。例如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九说希运是“闽人”，“幼于本州黄檗山出家”。^③ 又据《祖庭事苑》卷三：“筠州黄檗希运禅师也，生闽方，幼从本州黄檗山出家。”^④ 这些记载都说明希运出身闽地，他出家的黄檗山也在“本州”。那么这个“本州”究竟是闽地的哪里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多数史料的记载都比较笼统，但是宋代有史料明确说他是“福唐人”^⑤。“福唐”就是后来的福清，因此，所谓“本州黄檗山”，亦即福清黄檗山，希运出家就在这里。

关于希运出家的地点和时间，古今都有错误的说法。例如《宋高僧传》卷二十“唐洪州黄檗山希运传”说：“希运，闽人也。年及就傅，乡校推其慧利，乃割爱投高安黄檗山寺出家。”^⑥ 就是说希运少年时在高安黄檗山出家。这个记载明显错误，因为当希运快要上学的时候，年方几岁，怎么可能远离家乡跑到江西出家？其实希运出家的黄檗山不在高安，而是他家乡的闽地。至于希运出家的年代，由于史料不足，现在很难确定，但是网络资料说他于大中二年（848）出家，这种说法更是荒唐。按照裴休《〈传心法要〉序》的记载，在大中二年（848）之前，希运早已在高安，后来又到钟陵（今南昌），到了大中二年（848），他被裴休请到宛陵（今安徽宣城）。此时的希运早已是一代高僧，怎么可能跑回故乡去出家呢？

^① （宋）贊宁：《宋高僧传》下册，中华书局，1987，第587页。“蘖”，原文作“叢”，据光緒十三年（1887）江北刻经处本校改。

^② （宋）道原：《景德传灯录》，（台北）新文丰出版公司，2001，第156～157页。

^③ 同上书，第152页。

^④ （宋）善卿：《祖庭事苑》卷三，CBETA电子佛典本。

^⑤ （宋）祖琇：《隆兴佛教编年通论》卷二十六：“师福唐人”，CBETA电子佛典本。

^⑥ （宋）贊宁：《宋高僧传》下册，中华书局，1987，第528页。

根据上面的考察，可知在唐代后期，希运禅师和大安禅师都曾在福清黄檗山出家学法，他们才是福清黄檗山早期历史上有史可证的人物。

弄清希运与福清黄檗山的关系，也有助于了解宜丰黄檗山名的来历。现在通行的说法是，希运到江西以后，因为怀念家乡的黄檗山，于是把高安的鹫峰山改称为“黄檗山”。这个说法也有史料来源，不过史料的记载各种各样，有的还有错误，所以要经过分析才可引用。例如《宋高僧传》卷二十记载说：希运到江西后，师从百丈怀海，“徇命居黄檗精舍，升平相裴公休钦重躬谒”。^①这个“黄檗精舍”，应当是指高安的鹫峰寺或黄檗寺，但这个“黄檗精舍”是原来就有的，还是希运来了以后才命名的？从这个记载还无法断定。又如《祖庭事苑》卷三里说：希运“后嗣百丈之道，裴相国事以师礼，以师酷爱旧山，常名师为黄檗。”^②这里的“旧山”，当然是指希运到江西以前住过的山寺，也就是福清的黄檗山。按照这个记载，希运到江西后，非常怀念故乡的黄檗山，所以裴休就经常用“黄檗”来称呼希运禅师。如此说来，当时“黄檗”不是指山，而是指“黄檗禅师”，亦即希运其人。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九的记载：希运“幼于本州黃檗山出家……后居洪州大安寺，海众奔湊。裴相国休镇宛陵，建大禅苑，请师说法。以师酷爱旧山，还以黃檗名之”。^③就是说希运最初在福州黄檗山出家，后来到洪州（今南昌）大安寺，然后又到宛陵；他特别喜欢以前的黄檗山，于是把自己的住地也称为“黄檗山”。其中“以师酷爱旧山，还以黃檗名之”二句，假如孤立来看，可以理解为希运把新的住地改称为“黄檗山”；但是这两句放在上面引文的最后，就很容易让人以为希运把宛陵的“大禅苑”改名为“黄檗山”。显然，《景德录》的记载有疏漏错乱，它没提希运住高安黄檗山的重要经历，又把希运“酷爱旧山，还以黃檗名之”之事与住在洪州、宛陵的经历颠倒过来，于是给人造成错觉，以为被希运改名的地方是在宛陵。其实，希运的经历在裴休的《〈传心法要〉序》里讲得清清楚楚：

（希运）住洪州高安县黃檗山鹫峰下，……予会昌二年廉于钟陵，自山迎至州，憩龙兴寺，旦夕问道。大中二年廉于宛陵，复去礼迎至所部，安居开元寺，

^① （宋）贊寧：《宋高僧傳》下冊，中華書局，1987，第528頁。

^② （宋）善卿：《祖庭事苑》卷三，CBETA電子佛典本。

^③ （宋）道原：《景德傳燈錄》，（台北）新文豐出版公司，2001，第153頁。

旦夕受法。

就是说，希运在江西期间，先住高安黄檗山，后来到钟陵，住在龙兴寺；大中二年（848）到宛陵，住在开元寺。实际上，洪州府和宛陵并无黄檗山，假如希运因“酷爱旧山”而将住地改名为“黃檗山”的记载并非虚构，那么这个事实只能发生在他在高安期间。因此，对于《景德录》中“以师酷爱旧山，还以黃檗名之”的记载，只有参照希运的实际经历，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，那就是被希运改名的地方并不在宛陵，而是高安的灵鹫山。关于《景德录》的记载错乱，原书注释中早有指正，因此在引用时需要特别留意。

3. 隐元和日本的黃檗山



京都黃檗山萬福寺

在明代以前，福清黄檗山的名气不是很大，这里除了和希运禅师有关之外，似乎没有给人更多的印象，而且希运的主要活动不在这里，所以人们由希运禅师联想到的黄檗山往往是指江西的那一座。到了明代，福清黄檗山地位渐高，寺宇壮大，香火兴旺，又因临济宗高僧密云圜悟师徒三代先后住持，于是声名鹊起。密云圜悟（1566～1642）于崇祯三年（1630）来到这里，一到山门就说：“昔日远祖断际禅师从此出，今日不肖儿孙从此入，虽然出入不同，要且同为标格。”^① 可见他来这里出任住持，应当也有看重这里曾是运祖道场的因素。其实圜悟在这里时间不长，但是他在当时佛教中影响广泛，一生先后六主名刹，黄檗山万福寺也在其中，可谓人以山荣，山由人显。圜悟之后，他的弟子费隐通容（1593～1661）、徒孙隐元隆琦先后住持福清黄檗山，二人都是福清出身的禅门龙象，自然与黄檗山的关系更深。后来

^① （明）唐元竑：《天童密云禅师年谱》，《禅宗全书》第52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4，第524页下。

隐元东渡日本，结果在海外又开辟了一处黄檗山。如今，那里还保存有明代临济宗以及福清黄檗山的文化遗存，名声远播四海。

隐元隆琦（1592～1673），俗姓林，福州福清人。少年时代即倾心佛教，29岁在本地黄檗山万福寺出家。33岁到金粟山广慧寺，参密云圆悟，不久圆悟应邀住万福寺，隐元随行。三年后，圆悟从万福寺退席，弟子费隐通容继任，隐元留在万福寺，后成为通容的嗣法弟子。崇祯十年（1637），隐元为黄檗山万福寺住持。后一度退席，清顺治三年（1646）再任住持。当时日本长崎崇福寺住持空席，该寺为华人寺院，于是先前渡日的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便邀请隐元前往住持。1654年，隐元率弟子二十余人渡日。到日本后，先住长崎兴福寺，一年后移住摄津岛上（今大阪府高槻市）普门寺。1660年，在江户幕府的支持下，按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格局创建新寺，寺名也叫“黄檗山万福寺”。新寺建成之后，就把福清的黄檗山称为“古黄檗”，而新寺则被称为“新黄檗”。1664年，隐元退居松隐堂，让弟子木庵性瑫继任，82岁圆寂。著作、语录有《隐元禅师语录》《普照国师广录》《黄檗隐元禅师云涛集》《弘戒法仪》《黄檗山寺志》《黄檗清规》等。^① 隐元是明代临济宗僧，他的禅法不同于日本已有的临济宗，于是自成一派，称为“黄檗宗”。从此，日本佛教中便出现了一个以“黄檗”命名的禅宗流派，至今承传不息。在隐元禅师看来，黄檗希运是黄檗宗的祖师，黄檗宗的源头来自福清的黄檗山。在日本人的心目中，“黄檗山”是黄檗宗的大本山，它的根源在中国，那里是隐元的家乡，也是黄檗希运住过的地方。隐元家乡的黄檗山万福寺，后来被废毁，而他在日本创建的“新黄檗”至今保存完好，幸亏有这座日本的黄檗山，我们才得以了解它的原型，而且后来福清黄檗山的重建，也和日本黄檗宗的来访有关。

二 黄檗道场

这里所谓黄檗道场，是指希运禅师住持或开创的寺院。其中自然包括宜丰和福清的黄檗山寺，但是上文已有交代，所以这里只谈这两处黄檗山以外的道场，它们分别位于今日江西的南昌、安徽的宣城和泾县，实际上涉及希运晚期的经历。按照

^① 参见《隱元隆き》，ウィキペディアフリー百科事典（<https://ja.wikipedia.org/>，2016年5月28日下载）。

裴休《〈传心法要〉序》的记载，会昌二年（842），裴休时任江西观察使，于是把希运从高安请到州府钟陵（今南昌），住在龙兴寺；大中二年（848），裴休时任宣歙观察使，又把希运请到宛陵（今安徽宣城），住在开元寺。因此，可以按照这个顺序了解希运离开高安以后住过哪些道场。又据其他史料，希运在洪州和宛陵期间，除了龙兴寺和开元寺之外，还住过其他寺院。下面就参照相关资料看看各处的情况。

1. 南昌：希运到底住在哪里

钟陵是现在的南昌，也是唐代时洪州府的所在地。按照裴休的说法，他请希运住在龙兴寺，“旦夕问道”。显然，希运的住处应当就在州府城内或者周边，龙兴寺离州府不会太远。然而，关于这个寺院，史料记载本来不多，而且异说纷纭，于是留下种种疑问，使人难以清楚地了解。就笔者目前所见，在唐代史料中，比裴休更早提到这个寺院的是白居易的《唐抚州景云寺故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并序》，该文作于元和十三年（818），记述抚州景云寺律师上弘（739～815）的生平，说他于“贞元初（785）离我所，徙居洪州龙兴寺说法”^①。上弘一生在江西弘法，曾一度住在洪州龙兴寺。后来的佛教史料也有提到“龙兴寺”的，但要么是沿用白居易的记载，要么与希运无关。例如，《康熙江西通志》卷二十五“寺观”中就有一处同名寺院：“龙兴寺，在武宁三山上。宋岳飞平杨么历此，寺内有岳飞祠。”这里的“武宁”应指现在江西的武宁县，它在唐代曾属于洪州，但离州城甚远，而且文中没有提到它和希运的关系，显然和唐代洪州城的龙兴寺不是一回事。后来在《光绪江西通志》卷一二一的“寺观”里，连“龙兴寺”的条目也不见了。总之，目前仅在唐代史料中有洪州龙兴寺的记载，后来的史料中即使偶尔出现“龙兴寺”，也和希运禅师搭不上关系。

关于希运在南昌的道场，后来的记载中不再有“龙兴寺”，取而代之的则有“大安寺”“隆兴寺”“普贤寺”（或隆兴院）等各种说法。

大安寺说见于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九，其中说希运“后居洪州大安寺，海众奔凑”^②。这里只说大安寺，而没有提到龙兴寺，于是给人造成的影响就是希运在洪州

^① 朱金城：《白居易集笺校》第5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，第2697页。

^② （宋）道原《景德传灯录》，第153页。